

## 第七回 含羞告父母用情之終 忍恥賦狂且失身之始

不說翠翹將詩簡牢封，忽然驚醒了妹子，見姐猶未睡，連忙爬起來道：「姐姐，這是甚時候，你還不去睡，可不勞倦殺也。」翠翹道：「心中有事，實睡不著，亦不見其為勞也，妹子醒得好，明朝所事匆忙，說也不能了括。我又成一箇，望妹子一並收下，他日金郎回，道你姐背盟，抱琵琶過別船也。」言訖，嗚咽不能話。翠雲道：「姐真有情人也，到了這樣時節，身子已屬之他人而毫無一點自謀之念，諄諄以金郎為懷，雖倩女之情，不足多也。不知金郎如何報答姐姐。」翠翹道：「我與金生雖未成親，實已心定，乃我仰慕終身之良人也。馬氏子乃事急相隨，豈我之合併乎！不知前生作甚孽障，乃結成這段惡姻緣。我此去，可事，洵忍事之；作事也，前生不了孽障借此償還；不可事則死之，非不愛生也，見前無端惡魔，託死繳案。為我再拜金郎，道翠翹慮彼深情，九殞難報，生死不敢忘情。叫他努力功名，看顧我家爹娘弟妹，勝念我百倍矣。翠翹今生不能還他恩情。待來生再補他厚愛罷了。」言訖，暈死於地。

翠雲驚慌了，叫道：「爹爹媽媽快醒，姐姐死去了。」「父母兄弟一齊驚醒。但見翠翹面如土色，牙關緊咬。大家叫的叫，喊的喊，燒湯的燒湯，灌將下去，移時方醒。見了爹媽兄弟道：「呀！怎驚動爹娘兄弟，想祇是夢中相逢耶。」父母道：「兒，你驚殺我也，為甚事突然昏死？」翠翹把眼四周一看，都是一家骨肉，道：「爹媽，你女兒兒有一心事，欲言之父母，其實含羞。欲待不言，又恐負了那人德意。事到其間，也顧不得羞恥，不得不說了。」父母道：「兒有甚事，爹娘一一聽你就是。」翠翹哭道：「你孩兒……」又便住了口，祇是哭。父母以問翠雲，雲將遇金生前後事說了一遍，並那些詩詞書盟都把父母兄弟看過。父母知女兒與金生有不諱之盟，又知女兒以貞自守，不涉淫褻，愈見尊重。道：「兒，你書中之意，我盡曉得了。為父母一一依你，將妹子續了這段姻緣便是。」翠翹聽得此話，倒身便拜，道：「爹爹，你總是恁般替女孩兒滿了志願，莫說是替人為妾，便是死在他鄉，也不怨心了。」父母一把抱起道：「兒，是你爹爹誤了你，陷了你，你怎麼還是這等說？今生是不能勾報你了，待來生你做我的爺娘，我做你的女兒，補報償還你罷了。兒！好教你爺娘說又說不出，疼又疼不止，直寸寸肝腸斷。兒，莫說是人了，就是鐵石，聞之也斷腸。」

大家正哭得熱鬧，忽聽得雞報三啼，鐘鳴漏盡，開窗且紅日在天矣。王員外道：「翹兒倦極無聊，扶他去安息片時。我到外邊去辦些物事，替女兒上頭，打點些奩儀，送他起身。」王媽媽同翠雲扶翠翹去睡，王員外同著兒子去買了幾匹尺頭，換了幾件首飾，買些食物餽饌，整起一桌酒席。終公差的媽媽，同女兒蘇娘一齊到來，替翠翹開面上頭，把盞待酒。那翠翹淚似江流，喉如土塞，哪裏喫得一口酒，一塊肉。王員外父子陪終公差父子在外面喫酒，看了這個光景，那裏喫得落去，草草供獻一番而散。翠翹謝終公，終公以白銀一兩遞手。拜謝父母，父母含淚道：「願我兒夫婦齊眉，子孫滿堂，福壽駢臻。」翠翹唯含淚而已，與兄弟妹子廝叫。王觀道：「願姐姐此去助夫發家，早生貴子。」翠雲道：「願姐姐少解愁煩。」翠翹道：「兄弟、妹子，願你功名顯達，福履嘉臻。你為姐的不須說起了。」此日鬱鬱而罷。

次日，馬家著轎來娶，咸媒人俱到，對王員外道：「馬爺說客中成親，凡事不能盡禮，上復員外，減省為上。」王員外道：「曉得了。」此日，翠翹放聲大哭道：「金生，金生，你妻子今日與你分離了。今生不是諧連理，願到來生續舊姻。我王翠翹好命薄也，放著風流佳婿不能受享，而抱琵琶去嫁狂且。可憐一朵嬌花，浪插浮泥之上。天天！既不生我恁的好命，索性不遇著才人；既遇著才人，怎生就不結了此才緣！」悲悲切切，哭哭啼啼。無奈良時已屆，花轎登堂，把酒三杯，送親過門。可憐一個絕代佳人，伴了個馬牛蠢物。

卻說那姓馬的，自家原是個監生。久戀煙花，多年子弟變成龜。遇著臨淄一個媽兒，叫名馬秀，沒了烏龜，自家過日子。撞著這馬監生，一心相投；一個也不想嫁，一個也不想娶；一個做媽兒，一個做幫龜。討了兩個粉頭，好過日子。因手下一個丫頭從良去了，接得他財禮銀三百兩。自家又湊了兩百，到京中來討個人手。撞著媒人，就討了王翠翹。翠翹才色兼全，技巧無二，十分中意。不說出臨淄，祇託名臨清。

當日討了翠翹進門，款待了媒人，馬臨生回房成親。想道：「如此這樣一個標緻女子，拿去梳籠，先有幾百兩到手，不可破子罐子。」又想道：「還不曾出京，若不與他成親，這妮子替父母一說，豈不吵出事來，就是睡破了，到家裏教他裝做未成人的光景，這主銀子依然還在荷包裏。待我落得討他個頭湯，快活快活。我那秀媽曉得，還要喫得個醋不要哩。不要管他，到了家裏交把他，我把那做舅舅的面孔放將出來，他自然不怪我了。若是這妮子對我撒嬌，我對秀媽一說，一頓皮鞭，打得他落花流水，他再怎敢妄動。今夜且落得受用那新鮮鮮的活寶貝著。」思想已定，然後收拾進房成親。

卻說翠翹坐在床上，人俱退去，回顧無人，連姓馬的也不在。忖道：「這是個甚麼人家，將幾百銀子娶個人，也不著個人來相伴。新郎也不知在哪裏。看他恁般行徑，實不象個好人家，倒象以我為奇貨了。跟隨僮僕雖有，卻無大小之分。接耳交頭，那似大家氣象。我王翠翹錯投胎也，不如一死，免受污辱。」又忖道：「我方纔出門，就去尋死，到官也要連累我父親。他費了四五百銀子討個人，不曾成親就死了，怎肯甘心。罷罷，拼得一死，放在胸中，且隨他到家，如不妥貼，死在他那裏，也就不連累我爹媽了。」抬頭看見桌上一把剃刀，翠翹起身輕輕走到桌邊拿了，將汗巾包紮，藏在袖裏。

忽然，馬龜走進房來，道聲：「娘子，好去睡了。」翠翹不答，那馬龜替他解脫衣賞，上床成親。可憐傾國傾城色，一任狂風妒雨欺。他這嫩蕊嬌香，那慣狂風驟雨，遊蜂浪蝶，豈識惜玉憐香。馬龜酒色昏迷，放倒頭一覺睡去。翠翹枕上流淚道：「可惜王翠翹，就斷送在恁的個人身上。輾轉無眠，乃成《見狂且》九章。

其一：

乃見狂且，狗如其人。狺語哮聲，不入人倫。我得何罪，與之為親！

其二：

乃見狂且，沐猴蠢粗。非儒非客，令令如盧。我得何罪，以之為夫！

其三：

乃見狂且，歎我紅顏。我貧而嫁，豈曰姻緣。我得何罪，以之為天！

其四：

乃見狂且，其老如父。父兮君子，彼獮而蠱。我獨何罪，以身伴虎！

其五：

乃見狂且，鬼面蛇心。反復張皇，進退變更。我獨何罪，以嫁伊人！

其六：

乃見狂且，藏頭露尾。度彼行止，使我心悔。我獨何罪，以人嫁鬼！

其七：

乃見狂且，心灰欲死。金屋蟬娟，勤餘仰止。我獨何罪，不得其處！

其八：

乃見狂且，如狐假虎。本非其質，綏綏自露。我獨何罪，以之為伍！

其九：

乃見狂且，梟張狼顧。原非我流，胡為我晤？非我罪也，姻緣之誤。

天明，馬龜起來收拾行李，打點離京。早有終公差來相探，見這個行徑，道：「馬爺何日榮行，令岳打點相送。」馬龜不能掩道：「祇在今日。」終公差道：「成親也要三日，今日小弟有薄酒一杯，為馬爺餞行，明日早發罷了。」馬龜沒法，祇得又停了一日。

到三朝，馬龜收拾了一輛小車，僱兩個腳夫，載了翠翹，自家騎了一匹蹇驢，發行李出京。卻好王員外同王婆兒女一齊來到，翠翹心如刀割，淚似湘江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倒身四拜道：「女孩兒止於此了。善保暮年，看弟妹們長進吧。」王老夫婦哪裏回得一字，祇道得一句「你好保重」，便哭得咽硬喉乾，西風猿斷。馬龜行色匆匆，催趕起行。王員外留不住，祇得同送一程。一路上哭哭啼啼，何曾歇口。來到五里亭，終家父子早已提壺挈盒，在那裏等迎著道：「馬爺今日南回，薄具一樽，少壯行色。」馬龜道：「昨日過擾，宿醞未醒，今日怎麼又叨遠送厚愛。」祇得跨下驢兒，就在店中坐落。終公差外備一盒一壺，與翠翹子母在裏邊坐。他母子們這時節纔得在一處。

王婆問女兒光景何如，翠翹道：「娘，你女兒落在這人手裏，生則無憑，死則有準矣。你把我女孩兒一刀割在肚腸外，再不要想兒的好日了。」王婆忙問所以，翠翹道：「娘不要問，言之傷心，則索吞聲忍氣。木已成舟，聽他怎生擺佈我，聽我怎生對敵他罷了。」王婆再四叮問，翠翹道：「入門三相，便知其家，聽言三句，便知其品。越王在流離顛沛之不中，不失夫妻君臣之冀，人知其必興。今此人，外則主僕分明，內則鱗鯉不辨，此非大人家，必假斯文也。以數百金娶妾，應是富翁行徑。我看他鬼頭鬼腦，到歸房後猶搖搖無主，似不欲成姻者。仔細思量，恐事抉裂。捱至更深，方進房來。此非千金買妾之主，乃以兒為奇貨可居之人也。家有千貫，身值千貫。彼既以數百金娶妾，明婚正娶，滿京中俱知兒顏，亦盡堪留愛。既得此美妾，豈不留住周年半載，以暢其情。乃頭一日成親，第二日就要起身，若非終公留，昨日已出都門矣。若云怕正妻，一發不該就行，以新娶愛妾送入虎口，有此情呼！此人也，未必有妻，其住居也，未必在臨清。不是討我作美人計，定是以我為行頭，再不然則娼家流也。三者之間，必居一於此矣。其言語失錯，忽呼秀媽，忽呼媽媽，忽呼大娘，二三其說，已是可疑。又聽跟隨人道：‘家裏等人久矣，急早收拾回去。’彼失言道：‘正是哩，我心中如焚，恨不得插翅飛去。秀媽是極多心的，不要等他趕進來，還是一場把戲哩。’一人道：‘這個了得，若他老人家自趕進來，看見你替這行貨如此，連我們都是一頓好罵，你的打鬧不消說起。’大家一齊躊躇道：‘正是，快些去方好。’他道：‘我巴不得今日就離了北京，怎奈耽擱不能脫身。’此言雖不十分明白，卻句句有礙著我的。我早起臨妝，那跟隨的長子叫我‘翹姐，快些梳頭喫飯。’我把眼看他一眼，他連連改口道：‘姨娘，姨娘。’天下豈有家主公的愛妾，用人敢如此放肆膽大乎？其中之可疑還多，不能細記。即此三言三相，已非良善人家矣。你女兒生是他鄉之人，死是異域之鬼，任磨任滅，其命聽天，連這些話也是多說的。娘善保尊體，看顧爹爹，撫養弟妹。金郎一事，乃女孩兒三生未了公案，可憐母親念兒遠嫁他方，去人之言，尚其聽之。」王婆聽這些話，心如針刺。欲哭，又恐他們於啟行不利。欲不哭，又忍不住。

忽聽得外邊催上車，大家一齊放聲大哭。終家父子先辭回。他們又送一程。到十里長亭，兩邊留連不放。馬龜道：「日且暮矣，此處不是住的所在。出嫁之女，跟不得這許多，你們回去吧。」王員外聽了此言，好似和針吞卻線，刺人腸斷繫人心。道：「馬爺，小女全靠你照管，念他遠離膝下，舉目無親，可憐！若得我這孝順女兒身安境順，我生死啣結，永不敢忘大德。」言至傷心所在，撲身跪在地下，一家人都跪下來。翠翹、馬龜也下車馬，同拜在地。馬龜看他戀戀不捨，恐生他變，罰誓道：「若是某輕賤你女兒，生遭強人支解。今日啟行，把個順溜與我，路上不耽干係。」翠翹道：「爹媽回去吧，送行千里，終須一別。」王員外沒奈何，方止了淚，安慰分手而別。

且聽下回分解。